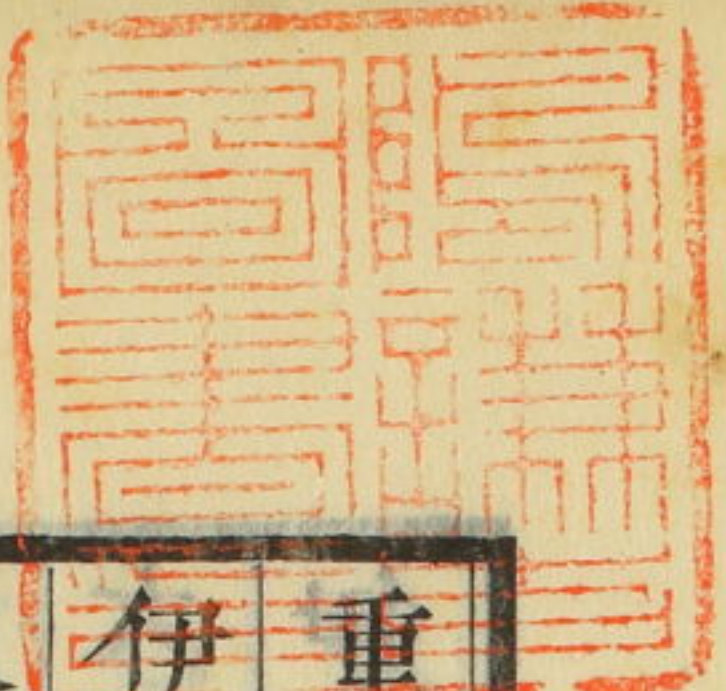




仁仁門
號 26
卷 1



重刊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一書考亭朱先生輯錄周程張邵四先生

及其門人之言行政事者前元時大參蘇天爵嘗鏤

板於鄂吳二庠鄂板蓋至正癸未吳板則至正乙丑

去今幾二百年世異時殊卒無全板故其為書學者

罕見予近得二程先生遺書已刊行於世然以不見

此書為恨今年秋四明楊解元守陞偶獲全本欣然

持示蓋吳板舊物真希世之拱璧也然亦間有剥落

無可考證已而同寅右布政使祁陽寧公元善適得

善本於編脩南昌張先生元禎以世罕此書托以刊

渡邊氏藏

前序

行予因與元善躬自叅校付之梓人不匝月而訖工
嗚呼文者載道之器道之在天下者未嘗泯故載道
之書亦未嘗亡也伊洛之書當時師友淵源之懿在
焉孔孟千載不傳之緒在焉矧經考亭先生手自編
摩皆其精神心術之所寓者譬之龍泉大阿雖埋伏
豐城而其祥光異氣上于斗牛自有不可掩者然自
宋淳熙至今凡三百年其間荐經兵火而此書歸然
如魯靈光獨存者謂非有神物護持不可也迺今復
大行於世雖其理之必然然亦豈非學者之大幸哉
伊洛之道有元諸老序之已詳後生末學固不敢伸

喙其間姑識得書之由於右抑亦考歲月云成化癸
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孝感張瓚謹識

伊洛淵源錄序
開元聖學
昔者聖學
自孔子
聖人之道
自孟子
沒其學
不傳歷
漢晉
隋唐
溺於
異端
邪說
一千
五百
有餘
年矣
濂溪
周子
始倡
道於
春
陵
子
程
子
廓
而
大
之
振
綱
挈
維
發
鑰
啓
鍵
曰
致
知
曰
篤
行
曰
存
養
曰
省
察
蔽
之
以
一
言
則
曰
敬
體
用
動
靜
本
末
上
下
一
以
貫
之
嗚
呼
至
矣
昔
在
春
秋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之
道
不
行
吾
夫
子
作
六
經
天
地
賴
以
有
立
迨
及
戰
國
揚
墨
塞
塗
孟
子
闢
之
人
道
由
是
不
墜
子
程
子
之
生
去
聖
人
遠
矣
乃
能
因
遺
經
繼
絕
學
辯
佛
老
斥
百
家
孔
子
之
道
得
以
復
明
於
萬
世
孟
子
以
後
一
人
而
已
當

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錄序
開元聖學
昔者聖學
自孔子
聖人之道
自孟子
沒其學
不傳歷
漢晉
隋唐
溺於
異端
邪說
一千
五百
有餘
年矣
濂溪
周子
始倡
道於
春
陵
子
程
子
廓
而
大
之
振
綱
挈
維
發
鑰
啓
鍵
曰
致
知
曰
篤
行
曰
存
養
曰
省
察
蔽
之
以
一
言
則
曰
敬
體
用
動
靜
本
末
上
下
一
以
貫
之
嗚
呼
至
矣
昔
在
春
秋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之
道
不
行
吾
夫
子
作
六
經
天
地
賴
以
有
立
迨
及
戰
國
揚
墨
塞
塗
孟
子
闢
之
人
道
由
是
不
墜
子
程
子
之
生
去
聖
人
遠
矣
乃
能
因
遺
經
繼
絕
學
辯
佛
老
斥
百
家
孔
子
之
道
得
以
復
明
於
萬
世
孟
子
以
後
一
人
而
已
當

前序
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
明左右羽翼。雖資噐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
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
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
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
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
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
藏此本唯謹。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
吾傳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
焉。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者哉。乃以公帑錢於鄂

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
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
者亦可以見大意矣。至正癸未十月朔後學昭武黃
清老敬序

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子朱子之所緝也。朱子既錄八
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張邵遺事。以爲是書。則汴宋
一代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
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

言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詠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張子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煥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

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爲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爲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徵覃懷。許文正公爲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爲主。定爲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

是則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實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爲決科之計而已。嘗卽是書而攷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爲法焉。讀者能卽是而求之。本乎聖賢脩己之學。自

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誅於權謀功利之說。庶幾先儒次輯是書有望於後學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有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巽懦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旣望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伊洛淵源錄後序
 昔孔子續述羣聖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
 後。至二程夫子。始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於周
 子而益闡之。當時師友之盛。可追洙泗諸子。非
 漢儒之所敢望。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
 而折衷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凡周程張邵及其
 門人之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
 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有源委。
 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伊洛淵源錄後序

昔孔子續述羣聖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
 後。至二程夫子。始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於周
 子而益闡之。當時師友之盛。可追洙泗諸子。非
 漢儒之所敢望。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
 而折衷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凡周程張邵及其
 門人之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
 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有源委。
 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大參蘇公伯循頃在鄂省。鋟梓武昌郡庠。及涖

浙省又命刊于吳學會郡守蕭侯仁甫幙長獲
獨步丁成之克相其成所以惠後學益廣矣公
之自叙有曰能本於聖賢脩己之學而不溺於
詞章記誦之習能明於聖賢治人之方則不謀
於權謀功利之說至哉言乎夫脩己者道之立
治人者道之行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君者
此道也孔子與後世諸君子之所以爲師者亦
此道也外此而詞章記誦權謀功利其於道也
遠矣公之是書必欲求聖賢修己治人之實而
爲不虛文其於

國家培植基本敦厚風俗之意又切矣學者讀
是書而進之其可不知公之用心者哉世安忝
教于茲故不揆而僭附於序末云至正九年己
丑春三月朔永嘉李世安敬序 畢

伊洛淵源錄目錄

大綱

卷第一

宣美曰大綱

濂溪先生

林善李

卷第二

明道先生

益車米

卷第三

明道先生

內翰張

卷第四

明道先生

侍講尹

卷第五

伊川先生

嶠史張

卷第六

伊川先生

殿院楊

卷第七

伊川先生

著作王

目錄
卷第六 康節先生

卷第六 橫渠先生

卷第七 龜山先生

卷第七 侍講呂希哲

卷第八 學士楊國寶

卷第八 博士劉絢

卷第九 寶文呂大忠

卷第九 正字呂大臨

卷第十 文靖公楊時

卷第十 起居劉安節

卷第十二 學士張繹

卷第十二 學士侯仲良

御史張戢

內翰范祖禹

給事朱光庭

校書李籲

宣義呂大鈞

卷第九

博士蘇軾

察院游酢

卷第十

文靖公楊時

卷第十一

起居劉安節

卷第十二

學士張繹

學士侯仲良

學士謝良佐

殿院馬伸

著作王蘋

殿院馬伸

著作王蘋

卷第十三

文定公胡安國

卷第十四

端明王巖叟

承議劉立之

林大節

張閔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孚先

唐棣

謝申

潘旻

陳經正

李處遯

孟厚

范文甫

伊洛淵源錄卷第一

濂溪先生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

姓周氏名惇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

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

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

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

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

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寧熙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大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

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

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

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 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

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崩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

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

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温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刑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早王荊公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

矣。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

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莽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

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

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孀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卷二
盜及闖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

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

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
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
恣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
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
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
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
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
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
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

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
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
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
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
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
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
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
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

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黜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

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納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

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廩兵見赴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

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

卷二
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

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
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
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
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
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
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
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
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
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

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
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
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
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
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地民田當沒者
千頃徃徃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
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
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
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
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

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

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闖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

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

一年卒。

一本有五字

子

一本有早卒字

三

曰端懿。

蔡州汝陽縣主

簿曰。端本治進士業。

一本有四字

女

一本有天字

三

適假承務

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

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願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

氏採錄。旣而門人朋友爲文。以叙其事跡。述其道

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

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

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異一作質明慧驚人。年數

歲卽有成人之度。嘗賦下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

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

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通。

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

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

主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

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

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局。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

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窬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闕榛穢。開

示本原。聖人之度。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况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人歎曲自盡。聞人有字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

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怠息。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

卷二
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竒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陞。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埋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

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

要不忘。脩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
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
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
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決。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
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
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
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
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

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
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
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
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刑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
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

不稱先生洛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篋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

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湏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嘆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

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遠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

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賜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

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其伊洛淵源錄卷第二

伊洛淵源錄卷第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旣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羗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旣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

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

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辯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專獻竒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

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

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

卷三
三
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曾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

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

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

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交。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

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顯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大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習習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歔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

貼出來。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

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見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常

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

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日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

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

然恐當以遺書為正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

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嘗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
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
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
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
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
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
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
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

感賢誠意却則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
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
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賤而伯淳遂待罪
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
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
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
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
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
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
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

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它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

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
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
公司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
溫公。二詩皆見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
於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
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
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
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

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
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
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
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
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
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
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
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
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

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見庭聞藁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

望之儼然。卽之也温。

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

山語錄

學者須是曾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鄆

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曾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或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

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

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

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

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

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

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

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

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

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辭之念

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

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

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

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

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
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
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
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
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揆杜
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
之見邵氏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然誌文
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

見涪陵
記善錄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
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
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爲
禮部貢院黥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
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
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
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
自媿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是每
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誦之

